

前 言

政协绥中县委员会，早在1960年建立之后，即遵循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关于“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的指示，一直重视史料征集工作，到1966年已征集史料180多篇。1980年6月县政协恢复以来，仍把征集史料工作作为政协重要工作之一。二年来，又征集史料140多篇。这些史料，主要是绥中地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个人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文史资料。

为了帮助读者和使后代了解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没落，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野蛮侵略，了解旧社会的状况，了解革命前辈流血牺牲，前仆后继，革命胜利成果来之不易，以振奋革命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将陆续编选整理这些史料，出版《文史资料选编》。

现在出版的第一辑，选编了有关政治、军事方面的革命回忆录和其它纪实稿件26篇。由于我们初次从事这项工作，缺乏经验，水平所限，难免有不当之处，甚至可能有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纠正和改进。

政协绥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2年12月

目 录

- 开辟塔子沟抗日根据地……………高云侠等口述
曹玄庆整理 (1)
- 宁死不屈的革命硬骨头
——潘凯、于海生等同志对敌斗争事迹片断
……………邓鹤林供稿
潘宝文整理 (9)
- 一起目不忍睹的惨案
——绥中县黄土坡子事件始末……………
……………王家店公社管理委员会供稿
潘 宝 文整理 (13)
- “大肚子”队残酷报复……………王宝凤 (22)
- 记锥山岭战斗……………维 新 (24)
- 绥中蒋军保安队红庙子就歼记……王兴朝等口述
曹玄庆整理 (28)
- 还乡队夜袭棒槌沟
贸易局胜利突围……………朱宝才口述
曹玄庆整理 (34)
- 九·一八事变前后……………潘金纯 (39) ✓
- 汉奸汪精卫建军记……………曹玄庆 (43)
- 土翻译葬身黑水河
支凤瑞参加义勇军……………支凤迟等口述
曹玄庆整理 (50)
- 抗战中期中苏公路见闻……………张读诰 (55)

伪满西部国境琐闻·····	史连元 (63)
敌伪逞凶暴 火烧张家坊·····	张士岐 都本春 (80)
日寇投降前垂死挣扎一例·····	李文杰口述 曹玄庆整理 (85)
绥中县国民党党政明争暗斗目睹记·····	丁树宣 (89)
国民党绥中县警察局弊端见闻·····	鞠正堂 (95)
白光来败走永安堡 刘庆仁无私抓姑父·····	张士岐 (98)
还乡团首恶分子杨午桥罪恶累累·····	张士岐 (101)
县支队痛打还乡团·····	张士岐 (105)
国民党在沈阳的军事宣传机构 之一——战讯发布组·····	曹玄庆 (107)
陈诚来东北之后·····	丁树宣 (111)
扰民害民的辽西国民党特务·····	曹玄庆 (114)
国民党绥中县沙河乡乡公所记事·····	阎海山 (118)
“大肚子”队罪行一斑·····	鞠正堂 (121)
蒋家王朝绥中县党政军的告终·····	史连元 (124)
绥中解放前后·····	丁树宣 (128)

开辟塔子沟抗日根据地

高云侠等口述

曹玄庆 整理

到敌人后方去

抗日战争到了1942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集中主力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更由于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尽管如此，我党在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同时，仍然积极抗日，到敌人后方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6月，在晋察冀边区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开辟抗日根据地，首先是开辟河北省青龙县，以便挺进日寇侵占了十多年的东北。不久，1942年12月，在青龙县靴脚沟胜利地成立了凌青绥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光禄）和凌青绥三县联合办事处（主任信修）。

冬天过后，绥中的四道沟（现属抚宁县）、羊岩子一带来了几个货郎，走乡串屯，卖些花布鞋袜，针头线脑。他们身穿土布衣裤，脚登实纳帮的家做鞋，买卖公平，说话和气，老的不欺，少的不哄。买货没有钱，拿东西换也可以。

• 本文内容大部分是高云侠同志口述的，也有不少是周文元、李长春、周文阁、李俊等人提供的材料。此外还查阅了档案馆的有关资料。——编者注。

偏远山沟买东西不容易，他们不嫌路远，送货上门。赶上路远天黑，就在老乡家里吃住，亲如家人。是哪里来的这样好的货郎呢？原来，这就是凌青绥三县联合办事处主任信修领导的“开辟地区突击组”，他们以青龙靴脚沟为基地，化了装挺进绥中。

集家后的塔子沟

入1943年，突击组工作人员的足迹已经踏遍了羊岩子、葫芦套、周岭沟以及大横岭一带山区。特别是早在1942年，在青龙山区，突击组还同伪军有过接触，打过几仗。这就使敌人惊慌起来，立即下令，叫边远小山村并入大山村，筑成围子。绥中县张家坊就是其中一个。

同年3月，张家坊开始筑围子，塔子沟和边沿子两个屯被限定两天内集家并村完毕。

塔子沟在长城以外的万山丛中，前有龙门山，悬崖峭壁，高耸入云。塔子沟河从布满滑石的河谷上流出龙门，宛如蛟龙出洞，咆哮奔腾。塔子沟村后，是双塔矗立的妙峰山，灌木乔木夹杂，奇峰沟壑交替。双塔是辽代天祚年间建造的，名“宣赐舍利塔”，一大一小，相距十丈。妙峰山前住着一片农家。

集家令一下，塔子沟人哭天喊地，收拾家当，把能带走的箱箱柜柜坛坛罐罐，连同牛羊驴骡都搬到张家坊。不能拿的，如房屋，就只好扒下木料运走，剩下四面墙壁。集家并村后的塔子沟，好似天火烧过的废墟，破烂不堪。不肯离家的狗，卧在院心梨树下有气无力地呜呜哀叫，惨不忍睹。

在张家坊，有的一院住了三家，有的一炕睡了三辈，总算把人挤下了。但是东西物件没处放，只好堆在院子里，人民群众的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可是谁又敢说一声“不”？谁不满意，就说谁通“匪”，就要入“矫正院”，而进了“矫正院”就很难活着出来。“苛政猛于虎”，一点也不假。

敌人以为这样一来，共产党八路军大屯进不去，小屯无处住，也找不到人，就无法开展工作了。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由于敌人龟缩在永安这样的大村落里，不再进龙门，突击组就把塔子沟沟里的龙滩当成了可靠的根据地，塔子沟成了安全的活动点。

这年的夏天，潘凯带领张中民、谢云清、高云侠和吕交元等共二十多人，到塔子沟侦察。不久，李育民带着人就在这里站住了脚，住在集会后留下的废墟里，经常和从张家坊围子里出来耕作放牧的群众接触。

稍后，为了工作方便，绥中划分为两个区，一区在羊岩子，时杖子，大横岭，胡芦套和塔子沟一带活动，书记兼区长是潘凯。二区在和尚房子一带，书记兼区长是郭海楼。两个区各有武装二十多人。

开 展 工 作

塔子沟成为活动根据地之后，工作人员经常向周围群众宣传八路军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国际两大阵营斗争形势和中国抗战必胜、日本侵略必败的大好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是来帮助工农解放，为人民服务的。经过宣传和

实际行动，工作人员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竭诚爱戴。于是，革命队伍扩大了。

工作人员最先到塔子沟的龙滩，开始与曾广文、周永田结识。曾广文是个贫苦农民，一经我工作人员串连，马上接受道理，与工作人员亲如一家，积极给联络人员带路，收集情报，表现非常积极。周永田是伪满被迫去北票的移民户，去不久他就跑了回来。由于集家并村，他进不了张家坊圈子，只好住在塔子沟老家的断壁残垣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和他一谈，他立即参加了反满抗日斗争的行列。曾有一次在窟窿山与敌人相遇，两枪打死两个鬼子，被群众誉为神枪手（但抗战胜利后该人叛离人民，向国民党投了降）。

被吸收参加工作的还有塔子沟的刘福余，大杨树沟的潘景海，秋皮沟的张福田等，共八、九个人。后来发展党组织，当地农民周文元、李长春等先后入了党。

除了上面说到的宣传群众、发展组织之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采购粮食和其他物资。首先通过积极分子和地下党员借口缺吃的，去山南买粮驮回来放到张家坊，然后再转运龙滩。但要用骡驮子往出运需要伪装，如冬天就借送粪机会往出运。篓子四周是粪，中间是粮食口袋和其他物资。这样做一向顺利。只有一次，运粮的李长春在永安被警察署的特务抓去了，损失一些。为了搞好采购运输，保证后方的军需民用，办事处决定争取张家坊伪甲长张永平。经过关系人几次接洽。最后住进他家直接谈。这个身为汉奸走卒但还多少保留一点中国人气味的张永平，终于答应瞒上不瞒下，让运送物资的驮子出村。我方答应给他一些钱作报酬。从1945年正月初一起，我们的运输队就不用伪装，可以顺利地由

张家坊把物资送到塔子沟、龙滩等地。

采购粮食，供应后方大部队军需，这是绥中组的一个重要工作。运粮队经常出动，从绥中南边辗转运来粮食，到龙滩山洞里贮藏起来。部队用粮到这里来取。贮藏量有一万五、六千斤。

在运粮和其他工作中，塔子沟的群众出了很大力气。他们出张家坊围子到塔子沟来争取做工作，男的赶驮子，女的做军鞋，小孩子站岗送信。正如办事处领导表扬的那样，“塔子沟人只要有口气的都有贡献”。

此外还有侦察敌情工作。

活动经常在夜间。例如到五道岭、果园等地去，总是傍晚出发，点灯以后到达，同联系人接触，了解情况，然后迳直奔当地的甲长和士绅家去住。到这些上层人家去住有好处：第一是盯住他，使他不能脱身报告；第二，事后他怕鬼子怀疑，也就不敢透露风声；第三，可以对他们进行教育，争取他们为抗日做些事情。在他们家睡几个小时后，不等天亮就走。这样来无影去无踪，敌人摸不清头脑。

至于到绥中县城附近去，那就要化装活动了。

地雷战和攻心战

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卫抗日根据地，保卫人民群众，在办事处直接领导下，胡芦套、周岭沟、大横岭、秋子沟和塔子沟一带普遍展开了地雷战。地雷是自己造的，就地取材钉小木箱，装上黄色炸药，地雷就成功了。

在塔子沟，武工队派于会丰为地雷组长，各个道口都埋

上了地雷。有一次，日本鬼子从小杨树沟过来，“讨伐”到龙滩山口，用机枪盲目打了一梭子。敌人见没动静，没敢前进，毫无所获地向东边山峰口退了。他们知道，如果再前进，还有更坏的命运在等待他们。事实确是如此。武工队马队长带二十多人早埋伏好，一俟鬼子进入布雷区，地雷一响，加上两面山上的火力交织，敌人就有来路没回路了。此后鬼子再也没敢到龙滩。

另一次，有一百多鬼子到胡芦套来“讨伐”，刚进布雷区就有五、六个鬼子被炸飞了，还有不少人受了伤。

与地雷战同样获得成功的是攻心战。

靠近长城的永安堡，周围山峦起伏，林木茂密，有利于我军活动。日伪要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境警察署来控制山区。修建期间，在许多民工中有一个从张家坊来的塔子沟人，找机会跟警察署长吕世友谈了一次话。

“署长这回可要高升了。”民工说。

“可也离死不远了。”吕世友颓丧地说。

“署长真会说笑话，象你老这么心明眼亮的人，啥关过不去？”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啊！”

“羊马比君子，狡兔还有三窟呢。”

“你说什么？”吕世友心惊了。

“善恶到头终有报。凡事留个退身步，就是已经走进死胡同，也能绝路逢生。”民工说。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国兵漏①呗！当国兵不要我，这里干活还要我呢。”这个民工说完，混进修工的人群，悄悄溜走了。他是

谁？他就是凌青绥办事处武工队的侦察员白玉珍同志。

有时，我军要通过大村落，事先写个条子告诉吕世友；有时没有部队过路，也告诉他要过大部队；有时去十几个人却向伪甲长要十几口大锅做饭。这种种虚实难辨的声势，连同白玉珍同志的一席话，都迫使吕世友不能不暗中考虑个人的前途。渐渐地，吕世友学“奸”了，总是以消极态度来应付他那镇压人民的职务，凡事留个退身步。部下有欺压百姓鱼肉乡民的，他常常加以制止，甚至动手打那些人的嘴巴，因此落个“吕大巴掌”的绰号。

事实表明，争取吕世友是对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十分有利的。

火 烧 工 棚

我抗日根据地在东北建立，象一把尖刀扎在敌人的后腰上，使敌人感到致命的难受。特别是绥中西北山区，从黄家、明水到王家店这一路，同永安到锥山岭这一路互相间交通梗阻。我抗日人员从羊岩子到塔子沟一线扎下了根，象楔子般插在中间。为了把这被劈开的两路连接起来，以便互相呼应，彼此支援，1943年，日寇开始从永安经由长城脚下的锥山岭修公路，企图直达加碑岩。到1943年冬，工程已经修过旧官，到了龙殿岭。监督这一修路工程的日本鬼子住在山神庙。有三十多名讨伐队员驻在龙殿岭，在那里筑有据点。

为了破坏敌人这一计划，给敌人以针锋相对的打击，以信修为首的工作人员在地方部队配合下，开始向修路工程进

攻。据情报探明，讨伐队白天押着强抽来的民工修道，夜晚就撤回据点，只留民工在路边工棚里过夜。我工作人员在一个雪夜里，突然来到工棚（讨伐队听到枪声就跑了），和民工们谈话，宣传抗日道理和敌我形势对比。经过工作，群众觉悟大大提高，扛起行李各自回家。我工作人员一把火把工棚烧得净光。工程中断了。火烧工棚事件给敌人一个沉重打击，也使敌酋非常恼火。但因侦察不出我工作人员从哪里来和怎样打入施工现场的，也只有无可奈何。

飞跃的形势

随着形势的发展，1944年秋凌青绥办事处改组为凌绥兴工委和凌绥兴三县联合办事处。不久，凌绥兴办事处撤销了，成立了领导青龙、绥中、兴城、锦西和义县朝阳等地的十六地分委（即锦热工委）和办事处。绥中的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几个货郎到组织起千百人的工作队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确实是惊人的。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强抢胜利果实，占领了部分地区，按照毛主席“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作战方针，我军、政人员在形势复杂任务多变的情况下，有的撤到热河，有的就地转入地下。

1945年冬，塔子沟一带就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根据地了。

注 释

①国兵漏，是伪满征兵时淘汰下来的青年人的浑名。他们经常要被征去做苦工，命运比当“国兵”还惨。

宁死不屈的革命硬骨头

——潘凯、于海生等同志对敌斗争事迹片断

邓鹤林 供稿

潘宝文 整理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在假和谈的幌子下，对我解放区悍然发动了全面进攻。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武装——绥中县保安队也经常窜到解放区境内，奸淫、烧杀、抢掠和刺探情报，妄图扰乱解放区民心，破坏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二区（今大王庙公社）是我县山区的革命根据地，在区委书记潘凯、区长于海生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对敌斗争。他们发动群众打土豪，除恶镇邪，为解放区的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深受人民的欢迎和爱戴。人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他们把人民视为自己的父老兄弟，真是情同手足，鱼水情深。

国民党绥中县保安大队，对潘、于二人闻名已久，曾几次派大队人马到二区抓捕，但都未如愿，反而落个丢盔弃甲，屁滚尿流。

1946年冬季，由于特务的探听，县保安队得知潘凯、于海生等几位同志的行动情况，便组织了三百多人的队伍，在保安队中队长吴名求、张文政和常久达的带领下，于农历11月21日晚，偷偷地窜进了二区慈愍庵村。这天的夜晚寒冷而阴暗，可是慈愍庵村村长邓才全同志家的东屋里却是灯火荧荧。灯光下围坐着五个人：区委书记潘凯、区长于海生、区农会

主任吕贵、通讯员小邢和小施。他们正在开着一个重要的会议：总结征粮征款的成果，并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时过午夜，会议结束。几个人刚躺下睡觉，突然，村里的几十条狗都狂吠起来。这时，潘凯同志机警地判断说：

“有情况，快出去看看。”吕贵同志抢先一步开了门，向外一看，黑压压的敌人正向村长家的三间小房扑来。我五名同志正准备冲出房门迎击，敌人已拥到门口，并把整个住处包围起来了。接着，敌人一阵狂呼乱喊：

“潘凯，于海生，快出来投降吧！”

“不投降就打死你们。”

于海生同志在屋内听到这样的喊叫声，立即高声喝道：

“你奶奶的，叫我们投降那是白日作梦，不怕死的你们过来！”

屋内的几名同志在潘凯和于海生的指挥下，动作迅速而敏捷地拿起武器，准备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屋外，敌人的头头在威逼他们的士兵向屋里闯，但谁也不动，只是一片吵骂声。

潘凯见此情况，便一声令下：“打！”五名同志把已准备好的手枪、步枪对敌人猛烈射击起来，枪口愤怒地喷射着子弹，屋外的敌人立刻倒退了几十米。这时吕贵同志乘机一个箭步冲出门去，跳到院子东边的猪圈里向敌人射击，想打开一条路，冲出重围。可是，早已架在西院房上的敌人机枪马上还击，在屋内的潘凯、于海生等同志几次想出去救老吕，但门口已被敌人的机枪封锁住，根本出不去，老吕同志终于牺牲了。怎么办？潘凯同志坚强而有力地說：

“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现在的情况非

常紧急，不容我们多想，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宁死不屈，坚持斗争……”他的话音未落，其余几名同志异口同声地说：

“宁死不屈，坚持斗争！”

“咱们就分头把住门口、窗口的有利位置和他们拼了！要注意节省子弹，敌人不到跟前不开枪。”就这样各人坚守岗位，沉着地等待打击敌人。敌人向屋里又乱打了一阵枪，见没有还击，又无动静，以为屋里的人都被打死了，就冲了上来。忽然从屋里又喷射出密集的子彈，把敌人又打了回去，敌人上当了。

敌人想进屋又不敢进。屋里的人想冲也冲不出去。就在这双方都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敌人发现房子后面有一个柴禾垛，他们就利用这堆柴禾烧房子。顿时，烟雾弥漫，火光冲天，火舌舔着房子，这三间小房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敌人包围、火烧、射击，情况十分危急，可是丝毫没有动摇潘凯、于海生等同志宁死不屈的决心。他们对这些全然不顾，继续顽强地应战。敌人还是抓不住潘凯和于海生。正在这时，通讯员小邢说：“我的子弹光了。”小施也说：“我的子弹也没了。”潘凯和于海生的子弹也快要打完了。忽听“哗啦”一声，房子落架了。在这弹尽，屋塌，无法突围的情况下，潘凯同志立刻决定说：

“同志们！在我们牺牲之前，决不给敌人留下一枪一弹，让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几个人一齐动手，把枪支砸断了，党的文件和征得的巨款烧掉了。潘凯同志这时已负了伤，身穿的棉衣也被火烧着了，他脱掉棉衣，又把一支不忍心砸毁的步枪塞到炕洞里去（以后扒炕才发现）。

这场战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终因寡不敌众，潘凯、于海生等同志最后被捕了。这时下着清雪，天寒地冻，可是群众一大早就到了街上，看到潘书记穿着一身单衣，被绑在大车上，两手被钉在车厢板上，其他几名同志也被捆在大车上。群众都伤心地落泪了，用一双泪眼，以留恋、痛楚的心情看着潘书记、于区长和其他被捕的同志。有的群众不顾危险，拿出自己的衣服，偷偷地扔在大车上，意思是让同志们披上，暖暖身子。但被敌人发现后给扔了。

潘书记向群众投来了希望的目光，并对大家说：“父老兄弟姐妹们，你们望安，不要哭，不要怕，我们死了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人。全中国一定会解放的。”敌人的刑车拉着亲人们走了。群众望着离去的亲人，泪流满面，有的已经泣不成声。

潘凯和于海生等人被押送到锦州集中营。潘凯同志因伤势过重，不久就牺牲了，时年二十五岁。于海生同志由于当地恶霸地主和乡绅联合索要，被押回绥中县，于1946年农历12月13日被杀害。临刑时，刽子手叫他跪下，他不但跪，反而大骂敌人，并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随着口号声，于海生同志英勇地倒在血泊中。被害时年仅二十三岁。

一起目不忍睹的惨案

——绥中县黄土坡子事件始末

王家店公社管理委员会 供稿

潘 宝 文 整理

在那风雨如晦的年月里，辽西绥中县第五区黄土坡子屯的广大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斗争。正在这时，已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勾结反革命地主武装，进行反攻倒算，一次就残杀了我六位土改工作干部，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惨案。

为缅怀死难的烈士，忆先辈创业之难，思今朝幸福之源，故整理此篇以表怀念。

抚今追昔忆黄土①，
革命志士捐躯处，
为国为民洒鲜血，
前仆后继无返顾。
今日满坡白花束，
后人敬树先烈墓，
深表敬意怀念情，
永世楷模好人物。

革命烈士 永垂不朽

经由弯弯的小路，绕过层层的山峦，来到黄土坡子屯。

一进屯，就是黄土坡子下石门。这就是当年我土改工作队六名同志殉难的地方——黄土坡惨案发生地。

现在，那里有一道由清清的山泉汇成的小溪，溪水在欢快地流淌。它的两侧栽满了果树。举目远望，在一片开阔的山坡上，用石头和水泥砌筑了一个朴素的平台。平台四角栽种着四棵挺拔的青松。在平台的正中央，端端正正地树立一个用青灰石刻制的墓碑。碑的正面刻着八个大字：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的背面刻着当年牺牲的六位革命烈士的简历：

王子章，男，二十三岁，烧锅杖子人，家庭出身贫农，中共党员，土改工作队队长。

陆纯清，男，四十七岁，四间房人，家庭出身贫农，中共党员，土改工作队员。

阚绍山，男，二十六岁，毛杖子人，家庭出身贫农，中共党员，土改工作队员。

查太明，男，二十六岁，四间房人，家庭出身贫农，中共党员，土改工作队员。

邹国义，男，十九岁，砖杖子人，家庭出身中农，工作队员。

王素珍，女，二十三岁，旧官人，家庭出身贫农，工作队员。

此景此情，不禁使人想起：革命先烈，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着今天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勇敢地冲杀在疆场上。不，这情景更要把你带到1947年严冬一个寒冷的深夜，带到反革命的地主武装疯狂地抓捕我土改工作队员，并用枪弹、石头、木棒杀害我革命同志的黄土坡子惨案的血泊中。啊！他们为着人民而光荣地牺牲了。我们活